省下电费买眼镜

西坡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赴宝岛台湾旅游，那里的海鲜之便宜，令他非常意外，于是在微信上晒出。“围观”之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一位当地的渔民对朋友说：“由于大陆滥捕，渔场都迁徙到了台湾沿海。鱼也知道,游过了一定的区域,就不至于断子绝孙了……”

此话是否有点夸张？鱼有这样的冰雪聪明,我是怀疑的;但鱼肯定没这样颟顸愚蠢:在千帆竞发、马达轰鸣、天罗地网、围追堵截之下,自己还能有“海阔凭鱼跃”的欢快和“鱼翔浅底”的悠闲吗？央视记者若用话筒顶着鱼的嘴巴问“你幸福吗”,它会“嗯”吗？

边看边聊

曾几何时，大陆的人也吃过价廉物美的海产品,可是,这种机会现在越来越少了。就在最近,有关部门发布了我国传统的四大渔场已无鱼可捕的消息。既然无鱼可捕,那就进口,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去捕,于是,物流、人力、设备,还要加上生命保险、环境保护以及可能引起的外交斡旋等等，都要算，成本就上去了。海里的吃不起，那就吃河里的。可是，今年8月17日，在《2013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发布会上，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依民心情沉重地表示：“总体上看，长江生态已经崩溃，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干流鱼类自然也已濒临崩溃。”渔民半天只捞到5条鱼就是一例。何以到此地步？报告说，金沙江流域大规模地建设水电项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按，“之一”为笔者所加）。

看,为了发电(可以从一个角度理解为省下电费),水电站把人们吃鱼的权利剥夺了。你要吃鱼吗？那好,物以稀为贵,请把省下的电费补贴到鱼价里吧。然而,这只是简单的算术，由生态恶化带来显性和隐性的严重后果，无法统计。

我小的时候，一直听长辈谆谆教导：不要做省下电费买眼镜的傻瓜（不舍得用电灯而以烛光照明,以致近视)。其潜台词,一言以蔽之:得不偿失。当初我还觉得此话说得有点过分，随着年龄增长,发现类似的傻瓜还真不少,就越来越觉得这话的含金量足啊。

遗憾的是,如此朴素的道理,未必深入人心，或者有人为急功近利所驱使,揣着明白装糊涂。

有许多现实状况可以为长辈的话作背书。

某“火炉”之城，原有一条天然“风道”可以送风降温，略纾溽暑。可是，经不住房地产项目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诱惑，如今，这条“风道”上“插”满了一幢幢高楼大厦。不消说，它们在城市原有的“热岛效应”上是“火上浇油”了。想象一下，这个城市又该投入多少钱来平抑那令人无法忍受的高温煎熬和暴涨的能源消耗？

马云说过，若干年后，我们就得把拼命赚来的钱全部用在治疗癌症上。危言耸听？绝对不是！“癌症村”的存在，就是明证。那些被认为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从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高度污染产业，在“村”里“村”外遍地开花。而它们，正是促使癌症高发的罪魁祸首。

充满掠夺性、榨取性、报复性的开发，单纯追求GDP指标的项目，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所谓跳越式发展，正使我们陷入“省下电费买眼镜”的怪圈之中，难以自拔。

“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也是我们子子孙孙生活的家园。然而现在仅仅为了钱,为了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金钱,家园已经迷失,青山不再,清水不再……”这是目前网上热传的公益微电影《迷失的家园》片首的一段话，它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数钱的快感,能够对冲明天的伤痛，能够释放后天面临死亡的恐惧吗？

偶遇冯宝宝

甘鹏

我到现在都觉得朋友是故意的。她约了冯宝宝,但却不提前告诉我。所以,本来是我和朋友午餐着。突然说还有朋友来，然后就看到冯宝宝走进餐厅,让我自己认出她来。我惊讶得快要喊出声来:冯宝宝！上海的街头经常能偶遇明星。我工作中又是阅星无数。按说不该这样大惊小怪。但她是冯宝宝哎。是“西施”、是“杨贵妃”、是“武则天”！她——童星出身,3岁演电影,从童年演到少女演到中年妇人到近年来的老年形象,镁光灯下站了一辈子。在她的身上几乎就能读完整个香港电影的历史。

我将她看得神圣，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女神”。女神自己倒是很亲民。我这朋友是制片人,前些年去香港拍旅游节目,嘉宾是她。多年过去了,她还念念不忘着。这次来上海,特意约见。只是我一直没机会问清朋友为什么会把我们约在一起。没机会问,因为那个下午,从坐到一起至最后离开,我们的话匣子就没关上过。我爱发问,冯宝宝也高兴说。一开始她也不知我是记者。后来,朋友告诉冯宝宝,和你聊天的这位是记者噢。然而她也没什么顾虑的。从养父母之争说到离婚,从离婚说到低潮期几欲跳楼。不知是天性活泼还是因为到了上海,她喜欢这里,变得异常轻松?总之,一个下午,我像读了一本厚厚的书。这本书叫作《冯宝宝》。女人六十,她这样的状态,算是活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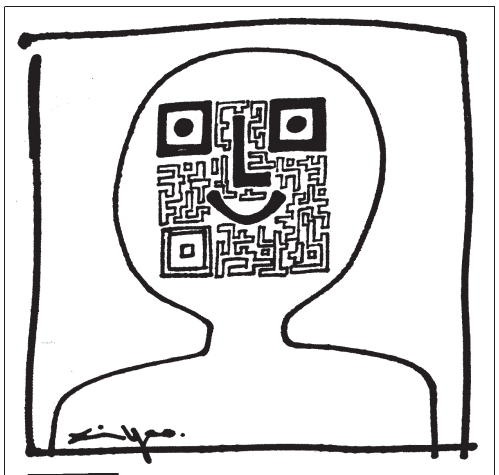
末了,朋友帮我和她合影。特意走到了阳光里。搬出椅子,她坐下,我站着。也不是正常地坐,而是一腿单跪,一腿侧在一旁,犹如嫦娥奔月的姿势。好不俏皮。拍完审阅手机里的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总结:“嗯,还蛮性感的,以前60岁的人可不是这样哦。”把大家都逗笑了。

因为太开心，告别时已是她要上飞机离开上海前的几小时了。认真计算了时间,从餐厅赶回住地,再去机场,踩在刚刚好不迟到的边界,依依不舍。她问我:“为什么我在大陆会遇到不少人这么喜欢我呢？”

类似的问题我回答过，是别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那些老牌艺人?曾也为此写了文章在《夜光杯》上,我的回答是:因为我珍惜他们。”

而这次冯宝宝再问我类似的问题。我想了想,跟她说:“你知道吗? 对我们来说,你们不止是演员而已。你们的电影、电视剧,在上世纪80年代,是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时期,文化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那时候,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在一起,吃完晚饭,守着小小的电视机,等着电视剧,比如你的《武则天》开播。看了又看,不会粤语,也学会了里面的主题歌。后来,物资渐渐丰富了,电视机变大了,纷纷住到电梯房里去了,孩子读书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生活了……渐渐地,你们这些当年喜欢的演员,也不常见了。但是有的东西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再见到你,会很自然想到那一切。那个单纯的年代,你们是联在一起的。”

然后,我在冯宝宝的眼里,看到泪光在闪。我想,她懂得。



智慧快餐

郑辛遥

二维码——脸易识,性难测。

苏河湾的夏天

陈钰鹏

我虽生在杭州、长在杭州，在杭州（第九中学）念完初一后才转学到上海，但实际上自我上小学后，每年寒暑假都要到上海（父母在上海工作）。黄浦江、苏州河早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苏州河，她就在我家门口。

我家老房子在人称天妃（后）宫桥（河南路桥）的桥堍，旧上海市商会隔壁的一条弄堂里。来过我家的同学都惊讶地说：“你们这里比‘七十二家房客’还要闹猛。”此话一点不夸张，这条名叫“五福公”的弄堂据说以前是一家旅社，主要由两个大天井以及狭长的里天井组成，上下两层。早先是一间客房一户人家，后来住户越来越多，便搭起阁楼住两家，有的地方甚至伸出了三层阁，这么一来，我估计住户总数有七十二的二三倍之多。

五福公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平民生活小世界，是上海市井文化的缩影；这里是小商小贩必然光顾的地方，我在这里学会了各种叫卖声：夏天，从一清早开始，直至晚上10点、11点，优美而各具特色的吆喝声不绝于耳。最早的要数卖大饼油条和麻油馓子了，接着来的是“酥蛋面包！五分两只面包，五分三只面包！”居然也要给你抹上一点所谓的“奶油”，哪怕没有正儿八经的黄油或果酱，但至少不会给你“加毒”。卖糖粥糖藕、油煎馄饨和冷馄饨的担子以及“修阳伞！”、“阿有坏格棕绷修哦？阿有坏格藤绷修哦？”等几乎都会在固定的时间里出现。让我觉得很新鲜的是“坏钞票调豆腐干”，如果你有缺角、污损或半张的钞票，可以换取一定数量的豆腐干。

晚饭前，随着拖音很长的“酱生姜……甜酱瓜”及短促低调的“夜饭菜”声的传来，你可以决定，是来点清爽的扬州酱菜呢，还是加个“广东叉烧”或猪头肉之类的荤菜，以便小酌几口，缓解一天下来的劳累。晚饭后该是“现炒热白果”登场了。在我的记忆中，伴随着小调般的“哎……火热赤豆汤，茴香……啦茶叶蛋，火腿……粽子哎，猪油……八宝饭！”那副重担是每天的压轴戏，有人往往在“肚皮倒是有点饿了”的由头下选择其中的一件。弄堂的叫卖声好比是人们夏日生活的时钟，相信它们是不会误事的。

“市商会门口乘风凉”是居民夏季作息时间表上最悠闲的固定项目。没有空调，不用电扇，绝对环保、绿色；有什么比黄浦江畔和苏州河边的自然风更舒服的？吃罢晚饭，只见人们陆陆续续携着板凳、竹椅走向弄堂口，在市商会的门口三三两两、四五成群地摆开阵势（市商会的大铁门早已关上了，从大门到里面的建筑物有很长一段路，坐在铁门口能尽享穿堂风的惬意），此时，劳动了一天的弄堂人像来到了天堂似的，开始漫无边际地“吹牛皮”，疲劳也就不知不觉被驱赶殆尽。

露天乘凉，夜风习习，也是一种享受大自然。有时父亲会带我到天妃宫桥上去走走。在桥的最高处，当我们从远处眺望由北向南往桥上驶来的无轨电车时，父亲常让我猜猜来者是14路还是19路。我很少能猜对，而父亲却百猜百中。父亲后来告诉我窍门：只要是从天潼路转弯来的就是19路，而从远处一直过来的肯定是14路。一句话让我受益终身：解决问题一定要找窍门。

回家睡觉前，父亲偶尔也买一个茶叶蛋给我吃。

苏州河——黄浦江支流吴淞江上海境内的一段，源于太湖瓜泾口，她平静地向着黄浦江流淌着，入江前意味深长地拐了一个弯，任凭两岸百姓创造苏河湾文化。如今，随着上海旧城的改造动迁，见证了世纪沧桑的苏河湾居民依依告别了母亲河，却永远也忘不了苏河湾的夏日风情，忘不了相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

古代『冷饮』

孟祥海

冷饮，大约起源于三千年前的商代。周朝设有专掌“冰权”的“凌人”。《周礼·天宫·凌人》记有:“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西周时期,“凌人”更上升为朝廷中的一个职位,专门负责冷饮的制作。

春秋末期,“冰镇米酒”开始在诸侯们的宴席上出现。战国中期,我国的冷饮制作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屈原《楚辞·招魂》中有“挫糟冻饮,酹清凉些”的记述。

唐代开始出现“冰商”,即商业性的藏冰户。晚唐时,商人为了招徕生意,更在冰中加糖,吸引顾客。

宋代出现了冷饮专卖店。杨万里诗曰:“帝城六月日停午,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他还曾对一种叫“冰酪”的冷饮大加赞赏:“似赋还咸爽，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些形式多样的“冷饮”,还走进了艺术领域。宋刘松年的《茗阅赌市》、宋书家的《半茶图》,还把出售冷饮场面画入画中。

元代以后,蒙古人喜爱乳品,他们把果汁、乳品和冰雪混合在一起食用，这种冷饮算是冰激凌的雏形。马可·波罗来中国时,品尝到了当时的皇家冷饮“冰酪”。后来,他把“冰酪”的制作技术带回意大利。后被法国人出高价买走,再后来又传到了英国。英国人改造后，制出了我们今天常吃的“冰激凌”。

明清时，不少美味冷饮名品相继出现,仅《红楼梦》中就有酸梅汤、玫瑰露、木樨露、凉茶及玫瑰卤子汤等记载。清王渔洋曾吟诗赞道:“樱桃已过茶香减,铜碗声声唤卖冰。”

今宵打谜

吴伟忠

自断情缘

（韩国电视剧）

昨日谜面:电影《守财奴》

（西药）

谜底:善存银片(注:银,银钱;片,影片)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强人所难,难己所愿。功到一成,事到一层。心到一层,愿到一成。

人有野心,事不正。人有恶意，事不善。人有私念,事不公。

为求生存发展，都不容易。各有优势，都有招数,要合法、合理,要有利、有节,要行善、行德。

名声、名声,虚名实无声。那些意义不大而麻烦他人又不小的事,少做为好。

电影在虹口

汤惟杰

如今走在虹口的海宁路，在其跟乍浦路相交路口的东南侧空地上,会看到一块纪念牌，标明此地曾经是上海第一家正式的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园的所在，不少影史著作也认为它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电影院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读小学时，学校还曾在此包场看电影，什么片子完全想不起来了,那会儿,这里叫虹口文化馆剧场。1998年因海宁路拓宽工程影院被拆除,现在想来,是颇有些可惜的。

其实，虹口活动影戏园最初也挺简陋，是西班牙商人雷玛斯1908年搭的一座铁皮棚屋,不过能坐上二三百个观众，直到10年后,才将其改建得焕然一新,还增添了暖气设备,不久更名虹口大戏院。

说起来,虹口这个地方,跟电影还很有些缘分，就在前文所说的这个时期,先后在这里出现了维多利亚（1909），爱普庐（1910），爱伦(1913)，东和（1914），万国大戏院（1917);1919年底,英国驻沪总领事馆奉外交部命索取上海租界的电影院详情，工部局提供的材料显示，向公共租界当局备案登记的电影放映场所共有9家，其中6家设在虹口。而1917年四川北路虬江路口新办的上海大戏院,则被誉为“华商电影院之第一声”。

进入上世纪20年代后，虹口的影院业更趋繁荣，其中设施豪华的奥迪安大戏院（1925）的建立，完全跟此一时期国际上“电影宫”建筑的出现同步。至上世纪40年代末，在虹口建立的电影院，前后不下20余座，影剧两用的剧场尚不包括在内。也正是因为此地电影放映的繁荣，许多电影发行公司都曾在此驻扎，比如好莱坞8大公司当初就有5家将自己的分公司设在北苏州路的河滨大楼内（另3家则在苏州河对岸的光陆大楼）。

鲁迅先生在虹口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在他不多的娱乐消遣里，电影要算是重要的一项，他这时期日记中所记观看过的影片，有片名的就达一百三四十部，其中相当数量的片子是在虹口看的。日记中很多影院的名字，如百新（星）、奥迪安、明星、虹口大戏院、上海大戏院、爱普庐，如今只存在于纸面上了。

而虹口同时也不乏电影创作的踪迹。最早的,也许要算张慧冲参与的联合影片公司,最初1924年设于宝兴路,后更名为慧冲公司,迁到了江湾路;更知名的，可能要算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和邵醉翁的天一公司，上海影戏公司最早创建于闸北,1924年但氏将其迁至虹口的虬江路,而“天一”则于次年成立，公司地址就安在东横浜路。陈铿然创办的“友联”,则在30年代初试制了蜡盘发声的《虞美人》,可与明星公司的《歌女红牡丹》同列为我国最早的有声片。抗战前,在虹口设立的电影公司将近40家……

这份独特的文化记忆,至今仍以点点滴滴的特殊方式镌刻在虹口的地面上，多伦路上有家老洋房里开的咖啡室,名曰“老电影”,令许多影迷驻足,有意思的是，它的建筑样式和怀旧氛围，又成了时下许多影视片取景的所在。

七夕会 影音方圆